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兰州大学 文库
A LIBRARY OF LANZHOU UNIVERSITY



泰戈尔的大爱思想
Tagore's Philosophy of Universal Love

主 编 袁永平
副主编 毕 玮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兰州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印度文化系列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主
编
袁永平
副
主
编
毕
玮

Tagore's Philosophy of Universal Love
泰戈尔的大爱思想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泰戈尔的大爱思想 / 袁永平主编. — 兰州 : 兰州
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311-05012-2

I. ①泰… II. ①袁… III. ①泰戈尔 (Tagore,
Rabindranath 1861-1941) — 文学思想 — 研究 IV.

①I35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22065号

策划编辑 王永强

责任编辑 王永强

封面设计 郇海

书 名 泰戈尔的大爱思想

作 者 袁永平 主编
毕玮 副主编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甘肃兴方正彩色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61千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5012-2

定 价 38.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序 言

泰戈尔(1861—1941)不仅是印度近代文学的奠基人,而且是走向世界的第一位东方诗人,伟大的国际主义诗人。他一生的成就不仅为泰戈尔家族赢得了最高的声誉,而且使印度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成了世界瞩目的对象。泰戈尔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伟大的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音乐家、画家。泰戈尔又是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使者、爱国主义者。可以说,泰戈尔是一位印度上千年,世界几百年才产生的伟人和奇人。只要历史延续,泰戈尔就会一直熠熠闪光,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延绵不断。

水有源,树有根。伟大的天才泰戈尔出生在印度恒河畔,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必然的原因。从环境地理学看,喜马拉雅山和恒河是泰戈尔出生的大环境。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山脉,它的南坡为印度洋的暖风和雨水所滋润。海拔最高处是一座座的巍巍雪山,中部以下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消融融化的雪水和原始森林里渗出的圣水汇成一条条涓涓细流,最后汇成浩瀚而奔腾不息的恒河。恒河流向印度大平原,滋养着印度人民。万年雪山、千年原始森林酿就出了灵气,深入到纯净圣洁的恒河水中。这种灵气最终要化为精灵,回到人间,撒播文明。但是,这个精灵要落到哪个地方,落到这个地方的哪个家庭却不是偶然的。源远流长的印度文化是森林文化,也就是说,印度文化的主流印度教的经典如《吠陀经》《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等以及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被誉为“印度古代社会百科全书”的《摩诃婆罗多》就由恒河边森林里的婆罗门仙人写成。喜马拉雅山和恒河两岸的森林就是“森林文化”的土壤。2,850公里长的恒河在其所流经的沿岸以及流域孕育出了瑞士凯石、哈瑞德瓦尔、阿拉哈巴德、坎普尔、瓦拉纳西等圣地,抚育出了德里、加尔各答、勒克瑙、瓦拉纳西、巴特那和达卡等大城市。恒河在现在的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接近交界处分为两股,主要的一股流至孟加拉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汇合,另外一股就是胡格利河,直接向南流经加尔各答,最后在孟加拉湾入海。加尔各答当时是印度的首府,自然是印度的文化中心,汇集了印度最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宗教改革家、文学家以及大艺术家。因此,精灵随着胡格利河飘游到加尔各答是很自然的事。



泰戈尔家族的诞生是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文明的交汇。泰戈尔家族的命运一开始就与英国在印度的权力增长密切相关。泰戈尔的先祖靠着东印度公司发了大财,泰戈尔家族成了当时显赫的商业巨贾和拥有大量地产的贵族。泰戈尔的爷爷德瓦尔卡纳特与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商人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合作态度,最终使得他的事业包罗万象,涵盖了许多领域,涉及燃料、火硝、糖、茶以及煤矿等等。打开海上贸易通道,这对印度来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乔拉桑科,他建造了三层宽敞的楼房供规模宏大的社交集会使用,出席集会的有当时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社会各界名流。通过他的努力,印度本土人民与欧洲人民取得了较好的沟通与理解——这可是两大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第一步。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泰戈尔家族居于枢纽地位,对印度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泰戈尔家族的角色带来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他们打开了文化交流的通道,为印度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他们继承了古印度文化中的优良成分,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印度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另一方面,这个家族的成员通过实际行动创建了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乔拉桑科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宗教改革家、文学艺术家等这些印度社会的精英聚会之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物质与精神的碰撞,在乔拉桑科沉淀下了丰厚的回报。泰戈尔家族的后裔个个都是人杰,这个家族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他们各自的聪明才干。特别是泰戈尔,这个由喜马拉雅山和恒河孕育出的印度文明和印度文化的精灵和奇葩最终落在恒河畔的乔拉桑科的泰戈尔家族就是顺理成章,很自然的事了。泰戈尔既是神降给印度的文化精灵,又是泰戈尔家族奉献给印度同胞的最伟大的礼物。

泰戈尔的出生只是完成了从精灵到血肉之躯的第一步。精灵和天才只是上天赋予的,但要成为伟大的文化巨匠还得经过后天的熏陶、打磨和培养。泰戈尔大家庭简直就是一所大学,汇集了各个领域的人才:诗人、学者、画家、音乐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经常来访的社会名流雅士。虽说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但他在童年时代并未享受到多少母爱,倒是他的大姐苏达米妮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母亲,给予他疼爱 and 温存。父亲对宗教的虔诚在泰戈尔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造就了他博大的胸怀。三哥海明德拉纳特对泰戈尔的早期教育贡献甚大。他是个教育家,坚持用孟加拉语教育弟弟。大哥迪金德拉纳特是一个富有学识的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和数学家。他在诗歌创作上巧妙而又大胆的实践,给泰戈尔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五哥乔迪伦德拉纳特是个空想式的人物,也是一位非凡的多才多艺的天才,更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五哥酷爱文学,喜爱音乐,每有新曲创作完成,总是让泰戈尔坐在自己身边,有时还让泰戈尔



填词。五哥还常常带泰戈尔走出家门,他们一起打猎,体验大自然的魅力。五哥在诗歌、戏剧、音乐、绘画等方面都很有作为,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激发了泰戈尔的文学感情。五嫂迦丹波利既像他的母亲,又是他真正的朋友,更是他如醉如痴地仰望着的虚茫天庭里的仙娥。她的绰约可爱的姿容,优雅文静的风韵,宽厚仁慈的性格,像一位美的精灵,跳动在泰戈尔年轻的心海上,让他痴迷、遐想,更让他领略到了一个异于男性视角所窥见的艺术世界。五嫂的死,赋予泰戈尔全面而完美地观察世界所需的一段距离。

泰戈尔是印度现代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和哲学家,被称为“诗哲”。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创造了一个以“爱”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容括了他的宇宙观、人生观、宗教观、真理观、美学观和社会观等。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源于印度古代奥义书和吠檀多哲学、印度教虔信派的泛神论和宗教改革思想以及西方近现代思想。

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是“爱”,“爱”被置于本体论的高度来讨论,成了世界万有的本原。在泰戈尔看来,爱的别名就是包容一切,“宇宙从爱生,依爱而维护,向爱而运动,最终归入爱”。爱是万有的根源,是宇宙的本体。在他这里,古印度哲学中的“梵我一如”的命题实际上已经变化为“爱我同一”的诗歌境界和艺术真实了。泰戈尔这样解释自己的大爱,爱是一种快乐,只有快乐才有事物的发生、存在和发展。这种快乐的另一个名字是爱。他认为万事万物都从快乐中生,被快乐所维持,朝着快乐前进,并且进入快乐。总之,泰戈尔受奥义书和吠檀多哲学思想的影响,坚持承认“梵”是万有之源,只不过在他的语境中,那个无所不包的“梵”变成了“爱”,“爱”成了万有之源,原始的“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实际上变成了“爱我同一”。泰戈尔告诉我们,人之所以陷入困境无法解脱,是因为人错误地将欲望需求看作是自己的本质。其实人的本质,乃至世界的本质是爱,容纳一切是爱的别名,人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人在本质上是爱者。缺少爱就是一种麻木,因为爱是意识的最完美形式。我们没有爱是因为我们不能包容,或者反过来说,我们不能包容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因为爱是我们周围万事万物的终极意义。所以,要想与这个既存在于天空中,又存在于我们灵魂中的、能够感觉到一切的东西合二为一,我们就必须达到意识的顶点——爱。这与中国古代文化中人的本质是“德”的思想也有一致之处,“爱”与“德”异名同质。

既然爱是万有的本质,也是人的本质,那么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泰戈尔认为是“和谐”。“和谐”是泰戈尔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这一思想发端于印度古代奥义书和吠檀多哲学中的“梵我一如”思想。他认为,宇宙的最高本体是一种精神实体——梵,也即是爱,世界万物都是它的显现或创造物,其本



质也是爱。世界万物都是人的亲密伙伴,因为本质上都是梵的体现,所以人与物统一于梵,梵性就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共同本性。这就是泰戈尔为什么主张人与宇宙是和谐统一关系的原因所在。一旦人能够证悟到自己与万物一体的这种关系,或者说证悟到和谐统一的梵性真理,人就会产生同类感、亲近感,就会善待万物,也会善待他人。泰戈尔心中的神就是一个“爱”的形象,“爱”的化身,“爱”的象征。“爱”成了泰戈尔推进宇宙和谐、人性和谐和人类和谐的力量,爱本身体现的就是和谐。在泰戈尔看来,爱就是最高的梵性,爱在万物身上体现为和谐。它既是天空,亦是鸟巢。有了爱,人类不同的民族才能合作,才能和平共处。通过爱与合作的契约使人类不同民族亲密相处。有了爱才能携手合作,相互信任,文明才能体现出它的伟大价值来。唯有合作、友爱、互相信任、互相帮助,才能使文明显示出真正的伟大价值。有了爱,世界可以变成一个没有怨恨、隔阂、争吵和掠夺,只有爱心、友谊、谅解和学习的世界。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民能和睦相处,彼此交流,互相理解,共同参悟人生真理。这才是泰戈尔所追求的。

泰戈尔的爱并没有停留在对人间真情的赞美上,而是超越了个人的爱,表现得非常宽广、博大。爱在他那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爱或性爱,而是宇宙的本体。在他眼中,爱源自神或梵,或者说神本身就是爱。爱之所以是人的本质,就在于神不仅赋予人以灵魂,赋予人以情感,更重要的是神或爱本身就居于人的中心,以无边的爱关怀着人。爱是唯一,是一切,是不受任何法律和规章约束的,对爱的等候是实现人生圆满的唯一出路。爱可以帮助人化解彷徨和悲哀,度过黑暗和寂寞。泰戈尔的爱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作为具体的爱,他赞美人间真爱;作为抽象的爱,他赞美神灵。神与人的遇合才是真正的“大爱”,是爱的最高展现,抑或是爱本身。这样的爱可以说是人最为彻底的解脱,是人对自身限制的彻底超越,是人道和神道的最高回归。爱是他倾诉衷情的对象,也是他不懈追求、等待和渴望的对象。爱就是人神联系的精神纽带。总之,泰戈尔不仅仅是颂扬神和表达对神的爱,他还强调神和人之间爱的互动。

泰戈尔的爱体现出了他的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他的诗歌中,大量的诗作表达了他对受压迫者的同情以及对同胞和世界人民的爱。他不仅仅关心本国人民的疾苦,也以充满爱意的眼光关注着世界范围内的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并坚信全世界的被压迫者终将取得胜利。在他眼中,世界本应该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因此他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和谐,并且憎恨破坏和谐的任何力量。

泰戈尔发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如孩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人类作为大自然的孩子,难道不爱自己的母亲吗?于是大自然成了他爱的又一个对象,成了他



心中的天堂,深深地吸引着他那颗向往自由的心。与父亲一起的喜马拉雅山之行让他真正体会到了大自然的秀丽、雄伟和神秘,加之父亲宗教和谐思想的影响,使他更加迷恋大自然,对如此美妙、自由的大自然倾注了自己满腔的爱。自然万物的和谐造就了大自然的美,万物只有形体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的自然观与他的哲学思想不无关系。自然观即对物质世界的看法,泰戈尔的自然观不仅得益于正统派吠檀多哲学和非正统的佛教哲学,而且与现代西方科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印度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科学自然观相结合的产物。泰戈尔虽然继承了印度古代哲学思想,但西方科学对他的影响让他摒弃了传统的“虚幻(摩耶)”观念。在他看来,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虚幻的假象。当然,泰戈尔对自然的人格化并非仅仅是“以我观物”的产物,而是与“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紧密相关的。在他看来,万物皆梵,自然万物都具神性。梵是绝对的唯一,它创造万物又进入万物之中,通过万物来表现自己。

泰戈尔的爱是真正的大爱,爱的精神支配了泰戈尔所有的思想和活动,万物从爱而生,最终归入爱,而人生的意义也在于爱。

爱的哲学形成了泰戈尔独特的女性观念和感情世界。在泰戈尔看来,女性本身体现出的就是爱,这种爱本来就是和谐的、完满的。在泰戈尔的生命中,有这样几位最为重要的印度女性:母亲、五嫂、妻子以及奥坎波。前三位女性可以说是印度女性的典范,也是印度传统的象征。

母亲一生共生育了15个孩子,而且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频繁的生育和繁重的家务最终夺走了她的生命。

五嫂是泰戈尔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的伴侣。母亲死后,五嫂担负起了照顾泰戈尔的责任,她酷爱文学,以多愁善感的心灵去感受文学,成了泰戈尔文学创作道路上的知音,是他的第一个读者、评论者。她以全副爱心照料着、关爱着少年泰戈尔,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浸润着泰戈尔,成了少年泰戈尔心中的女神。如果我们再细心一些就会发现,泰戈尔在丧妻之后能够进入坐怀不乱的境界是可以理解的。他的心中一直植根着一个女人形象,她就是他的五嫂——一个“诗人心中的诗人”,美丽的五嫂给了他创作的激情,这份深厚、美好、纯洁但又可望不可即的感情一直深切而又绵长地蕴藏在泰戈尔的心中。

泰戈尔和妻子穆里娜丽妮之间的感情有点中国的“先结婚后恋爱”的模式。泰戈尔本来对她没有爱情,但穆里娜丽妮通过自己的温柔聪慧和在知识和修养等各方面的提高达到了和泰戈尔靠近的程度,赢得了泰戈尔的爱,二人相亲相爱近二十年。令人感动的是,在妻子重病时,泰戈尔日夜守在她的床前,轻轻地为她扇扇子,不分昼夜地亲自看护她。然而,穆里娜丽妮已经病入膏肓,他望着一天天消瘦的妻



子,心急如焚。妻子的病势给他留下了许多痛苦的回忆,他们互敬互爱,携手走过了二十个春秋。二十年的婚姻生活让泰戈尔的爱情观超越了肉体的缠绵,一个又一个自己钟爱的人离他而去,但娜丽妮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她。妻子的死亡让泰戈尔更加明白了和谐的重要性,对他而言,和谐就够了,他从这个符号中得到的爱情远比占据符号位置的人重要。嫂子与妻子实际代表了女性生命中的双重特征,而且两者是那样和谐与圆满。这种圆满成了他心中的“一”。

1913年,《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风靡全球,牵动了世界每个角落的人的心。就在这一年,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女作家奥坎波却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孤独地等待着一滴甘露的滋润。东方文明就如香脂一样走进了她的生活,《吉檀迦利》也如一滴滋润她破裂心房的甘露,让她热泪盈眶。她是这个世界上最能理解泰戈尔的神的人。“爱即合一”,这是奥坎波对泰戈尔的爱的理解,但“爱即合一”这个公式本身就很含混,“合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世俗恋爱的合一,还是心灵的碰撞与交融?实际上,奥坎波本人也很矛盾,她总是在灵与肉、神圣与世俗的漩涡中挣扎。奥坎波自认为是最能理解泰戈尔的思想的读者,并将自己的理解归纳为“爱即合一”,但她的这一理解给人留下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奥坎波本人就是泰戈尔心中理想女性的活标本,在她身上,闪现着羞怯与大胆、清纯与娇媚的二重性。因此,她所谓的“爱即合一”,也许是自己身上的温顺与娇媚的完美合一,也可能是自己与泰戈尔的完美合一。这种爱恐怕除了精神上的倾慕之外,还有情欲的成分。她既爱着作为人的泰戈尔,又爱着作为神的泰戈尔,她总是徘徊在灵与肉、神圣与世俗的漩涡中。这样的理解也可以让人接受,如果我们了解印度文化黑天与罗陀之间的爱是圣洁之爱的话,那么人类的爱情也就是圣洁的,我们对神的爱与对人的爱也就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们明白了泰戈尔将对神的爱与对人的爱放在同样的地位看待的话,我们也就理解了奥坎波对泰戈尔诗歌解读的正确性。事实上,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東西来证明什么是爱。

泰戈尔对年轻美丽的女主人亦即自己的崇拜者充满了柔情蜜意。他的确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个男人应得的爱,而不是一个伟人、一个诗人,或者一个导师应得的爱。中年丧妻丧女的不幸带给泰戈尔无比孤寂,他确实希望得到女性的爱,但这种爱不是因为他取得的杰出成就,而是一个正常男人需要的爱。泰戈尔认为,奥坎波的爱就属于这种。奇怪的是,写出空灵境界的泰戈尔,本来应该是超凡脱俗的神灵象征,但却在对奥坎波矢志不移的绝望之爱中体现出人性或世俗的一面。泰戈尔对奥坎波的爱虽然以误读开始,但很快就带上了迷恋色彩。泰戈尔在41岁时丧妻,之后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奥坎波的出现使泰戈尔本已平静的心潮再次掀起狂澜,她成了泰戈尔真正爱着的唯一粉丝。泰戈尔对奥坎波的爱伴随了他的一生。



泰戈尔在公众场合从未透露过自己的私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的诗歌里也没有。如果我们了解了他的感情生活,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诗人为什么要一首接一首地写爱情诗歌了。在泰戈尔的一生里,爱情是他歌颂的主题之一。他的诗篇里讴歌爱情,抒发对爱人的怀念。他的很多小说主要描写爱情,而且主要人物是女性,小说里最感人的情节也是对爱情的描写。他的诗篇里、小说里处处能感觉到他心中的爱人、女神的影子,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他在试图提出一种圆满的精神之爱的理想,即在情欲之爱与精神之爱之间,应该承认情欲和感官享受的世俗之爱的一定地位,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之爱和生命的严峻使命。

作为一个世界名人,泰戈尔自然会有女性崇拜者,其中肯定不乏文化修养高、素质高、年轻且美丽可人的女人,一张张美丽的面孔交替占据着那个能够给他爱的位置,他给了这个位置一个最美丽、最迷人的符号,一个他钟爱有加的名字——娜丽妮。从此,娜丽妮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他心中的神。爱情就如醇美的酒浆一样让人迷恋,这种迷恋就如春天对那烂漫鲜花的钟情。它显得是那么热烈,那么富有吸引力。泰戈尔的理想爱情是希望在满足情欲和感官享受之后,在创造之后,在“花期结束以后”,爱情成为“心灵的食粮”,实现精神的圆满与永恒。爱情不仅是花期的甜美醇酒,更是花期之后心灵的食粮。爱情实现的不仅是两性间的和谐圆满,更是自我与真我的圆满合一。或许娜丽妮这个名字身上凝结的就是这样的圆满与和谐,抑或说娜丽妮就是和谐圆满的别名。但不得不承认,娜丽妮毕竟只是一个符号,它的背后空无一物。但从娜丽妮这个名字入手,或许我们能够窥见其中的一些缘由。他可以通过娜丽妮这个名字,和五嫂进行灵魂的对话,继续他们生前的心心相映。他也可以与妻子执手共眠,享受幸福的生活。他更可以与所有曾出现过的娜丽妮进行神交,畅谈生活的甘甜与苦乐。这种爱情不再是对外在形象的倾慕,而是灵魂的合一。

泰戈尔一生在宣传着他的圆满和谐的爱情理想,但在妇女的本质如何发挥功用的途径上,他却在想象和现实之间没有找到衔接点。以他之见,在人类世界,有两股创造潮流:一是自然人的人自身的创造,即生命的世界;二是社会人的文明的创造,即思想的世界。在这两种创造中,男女互相结合,但历史又使他们的作用显出不同:在生物本性方面,男子的意义比起女子来是非常一般的;而在第二种创造中,女子则被认为是较为不需要的。这时,不光女人的作用小了,而且女人实实在在成了绊脚石。这样,女性的精神影响与社会参与不仅并存,更重要的是对立了起来,使得他的爱情理想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漏缺和保守的成分,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古印度文明产生于森林,这种起源和环境使印度文明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



质。在印度人的眼中,任何东西都具有精神的意义。泰戈尔主张人与宇宙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统一的关系。他用诗歌歌颂着晨光的奉献,展示着花瓣的魅力。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小草,路边的野花,也被他倾注了爱心,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他的诗中,人与大自然是心有灵犀,相依、相恋、相通的;人对大自然是情有独钟,充满了爱慕、崇敬、感激之情的。在他眼中,大自然就是他的“情人”。文明的诞生是始于森林。印度的文明被大自然的浩大生命所包围,由它提供食物和衣服,而且在各方面与大自然保持最密切、最经常的交流。雅利安人是依靠森林而得以生存的,他们与大自然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一旦离开大自然,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印度人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看作是有生命、有感情、有精神的,人与自然界的事物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印度人的意识被树木和森林所充溢。在古希腊文学中,你很少发现对树木和森林的描写,而在印度文学诸如《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却充满这样的描写。人们总是处于树下。印度人民与树木之间的纽带是非常牢固的。古印度人对自然情有独钟,或许这与印度地处热带与亚热带的气候有关,森林就已经是人格化的森林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印度“梵我一如”思想形成的根源。“梵我一如”思想的核心是:万有同源,皆出于梵。梵乃是太初之始,宇宙之本,万物之源,世界之基。梵的意义,至深至大,包含一切,宇宙万物生于梵,也终于梵。梵乃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是宇宙的最高实在,自然和人只不过是它的显现和存在形式。人与人以外的自然界之间具有实质的统一性,人和自然都是梵的一部分,且我和自然是同源一体的事物的两个方面。自然和自我又都不能自给自足,它们是互为依存的。因为泰戈尔能观察了解宇宙,并能用音韵描写万象,所以他便成了宇宙的情人,同时也成了宇宙的诗人。泰戈尔像爱恋着心中的恋人一样爱慕着大自然。在整个大自然中,泰戈尔最爱的可能要数森林了,因为森林孕育了印度古老的文明。大自然,不仅是泰戈尔心中的恋人,让他满怀思恋、崇敬之情,更重要的是,他将大自然当作神的附带品,认为它们完美而又充满灵性,具有生命和灵魂。在泰戈尔眼中,万物皆梵(神),而梵是作为宇宙本源的一种创造性或毁灭性的力量,它创造万物又进入万物之中,通过万物表现着自己。神与万物既不是绝对分离,也不是绝对统一。既然神存在于万物之中,那么对自然的爱便是对神本身的爱。大自然不仅是泰戈尔的情人,更是他的神灵。泰戈尔的自然则是神寄居于其上的,大大小小的事物中,折射出的是神的影子。怎样才能保持宇宙之中的和谐、统一、宁静呢?泰戈尔的回答是“爱”。爱能调和一切,爱是欢乐的源泉,也是实现完整的“一”的理想根本路径。爱必须牺牲,必须接受痛苦,没有牺牲和痛苦,不足以显示爱的深浅,也不足以言爱的普遍。没有牺牲和痛苦,也无法实现无限在有限里的显现。



爱之愈深,恨之弥切,泰戈尔的恨与爱是相统一的,恨只是爱的另一面。泰戈尔是个爱国主义诗人,他对祖国的爱胜过一切。对祖国的爱让他对西方殖民者,特别是英国殖民者满怀恨意。他恨它的压迫,恨它的掠夺,恨它的屠杀。在他眼中,英国殖民者面目狰狞,这些上帝的选民打着救世主的幌子,满嘴仁义,胡作非为,他们的豺狼行径着实令人生厌。泰戈尔对于他们满腹恨意,这恨是与他祖国人民的爱联系在一起的,是统一于爱的。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墨,将故事与现实融合成一体,那些诗歌成了鼓舞斗志的讨敌檄文,催人奋进的进军号角。在特定年代,一篇具有文学辞藻的政治论文,似乎更加容易激动人心;他焦虑、担心和反对的是那种盲目的顺从,因为那有可能在表面争取自由的名义下摧毁真正的心灵自由。泰戈尔是个博爱主义者,他不仅爱印度人民,更爱世界人民,爱全人类。

他怒目金刚的一面最为集中的体现是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早在1881年,泰戈尔20岁时就写过一篇《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对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他直面反动者,放弃英王授予的爵位,控诉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诉说自己内心的伤悲。他对日本的盛情款待毫不领情,在每一次演讲中都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认为在文化上中国是日本的老师,学生侵略老师的家园实属大逆不道。他的讲演在日本上层中立即引起一片惊愕,彻底激怒了日本政府。接踵而来的是无情的冷淡和仇视,但他并不示弱,坚决地演完了这出批评“大戏”。

泰戈尔如此痛恨法西斯主义,源于他的大爱思想。他不仅关注着印度人民的命运,而且关注着全人类的命运。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博大爱心的组成部分,只有爱,才能使世界“变成一个‘没有怨恨、隔阂、争吵、掠夺,只有爱心、友谊、谅解、学习’的世界。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民能和睦相处,彼此交流,互相理解,共同参悟人生真理。”

他对法西斯主义无法容忍,甚至怒不可遏。他在印度《甘露市场报》上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日本轰炸中国和平城市的野蛮暴行,并坚决支持开展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当局企图用金钱收买泰戈尔,以所谓的“日印协会”会长的名义给泰戈尔送礼。泰戈尔收到礼物后,更是怒不可遏,当即复信,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日本将一颗又一颗的糖衣炮弹投向泰戈尔,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指使御用“诗人”野口米次郎登场和他纠缠。这个帝国主义文化走卒竭力为日本的侵华战争辩解,他施展种种手段,一心要动摇泰戈尔反侵略的立场,妄想使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爪牙和工具。他给泰戈尔写信,说日本军队杀人是“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免不了要采取的手段”。泰戈尔收到信后,毫不留情地回信予以驳斥,对他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做了深刻揭露。野口收到泰戈尔的回信后仍不死心,再次给他写信,施展所有伎



俩,用狡辩、反诬、恫吓和甜言蜜语编织成一个看来是花团锦簇的钢索抛向泰戈尔,再次企图让泰戈尔改变对日寇暴行的看法。1938年10月,泰戈尔立即回信,迎头痛击野口的新进攻。当泰戈尔把给野口的信在报纸上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泰戈尔暴露的不只是野口个人的丑恶嘴脸,更是日本整个统治阶级的肮脏面目。

泰戈尔对中国人民抱着真诚的爱,中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印度诗人的深情厚谊。他一生都在追求人类的和平,为人类献上了最伟大的爱。他对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是他的大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与他的大爱相统一的。

泰戈尔的大爱思想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中,贯穿在他的日常生活里,贯穿在他的所有社会活动中,贯穿在他对祖国和印度人民的态度里,贯穿在他的一生里。我们探讨泰戈尔的大爱思想,是想用泰戈尔的大爱思想给中国读者提供一种借鉴。尤其是在物欲横流、传统道德滑落的中国社会,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

对于泰戈尔的大爱思想,有关学者已经有一定的探讨,但像袁永平先生这么全面的、大尺度的探讨,在国内还不多见,这是一个喜人的成果,是他长期思索的结果。当然,我不是说他的探讨很深刻,很准确,没有深入研究、拓展的余地,但至少是一个有益的、有启发性的尝试,以期引起更多的学者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和研究,所以值得赞赏和鼓励。我们希望有关这个话题的更深刻、更有启发性的作品问世。

毛世昌

2016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寻 根	001
第一节 乔拉桑科——现代恒河文明的结晶地	001
第二节 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	004
第三节 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	007
第四节 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孩子	011
第五节 孟加拉社会的领头羊	013
第二章 痛苦的欢乐	015
第一节 笼鸟的幻想	015
第二节 我之所有,你必有份	019
第三节 青春的梦幻	027
第四节 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	036
第三章 播撒仁爱的种子	048
第一节 一颗爱的晨星	048
第二节 播撒爱的种子	061
第三节 印度人民的歌者	074
第四节 普世之爱	084
第四章 纯洁、高尚、神圣、永恒的精神之爱	111
第一节 爱的哲学	111
第二节 爱的诗人	125
第五章 女人——母亲与情人的完美合一	151
第一节 温顺的“小母亲”——印度传统文化的杰作	151



第二节 甜蜜的“情人”——创造文明的动力	163
第三节 女人——母亲与情人的完美合一	170
第六章 奥坎波——大洋彼岸的缪斯	179
第一节 暮年情缘	179
第二节 爱——精神对话的基础	197
第七章 圆满和谐的理想爱情	212
第一节 人所爱的乃是自己的影子	212
第二节 圆满和谐的理想爱情	221
第八章 生与死——生命的整体律动	228
第一节 与死相伴的一生	228
第二节 死亡——催人奋进的力量	234
第三节 含笑吟诵死亡的绝唱	244
第九章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253
第一节 大自然——诗人的“情人”	253
第二节 大自然——诗人的“神灵”	262
第十章 “怒目金刚”——诗人的另一面	269
第一节 假恶丑的批判者	269
第二节 怒目金刚	280
参考书目	296
后 记	298



第一章 寻 根

寻根离不开传统,印度的传统总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编织着传说,让现实与神话混同着彼此。走近乔拉桑科,在这个历史与神话、东方与西方文明相交织的圣地,要拨开迷雾寻找历史的真实着实不易。事实上,在这个笼罩着谜团的地方,想要寻根本身就是一种冒险。然而,要了解泰戈尔这位世界诗人,我们不得不涉险,小心谨慎地在历史的回溯中寻找泰戈尔家族的踪迹。幸运的是,对于我们而言,真实与传说同样重要,因为作为诗人的泰戈尔,他的家族肯定有着滋养这朵天才之花盛开的土壤,而这土壤既是历史的,也是传说的。

第一节 乔拉桑科——现代恒河文明的结晶地

我们的寻根只能从孟加拉年鉴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开始,不管这些记载是历史的还是传说的,我们别无他途。就这样,我们的视线被引向了孟加拉的阿底苏尔(Adisur)王国。阿底苏尔是如何继承大统的呢?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然而有证据表明,他是个曾经征服过这个国家的人。他的真实名字是“苏尔桑”,因为他被认为是最初的国王,所以被称为“阿底苏尔”意即“最初的苏尔”。当时孟加拉处于佛教的统治之下,整个社会腐败不堪。

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说起。阿底苏尔继承大统后,他的王国闹过几次大饥荒,被认为是神意不悦所致。为了取悦神意,恢复社会的纯洁性,阿底苏尔决定举行祭献,表示赎罪。然而,要完成这样的祭献,缺少的是有学问的婆罗门祭司。为此,阿底苏尔决定从西部的卡瑙吉(Kanauj)王国引入品行高尚的婆罗门来完成这一任务。据说这次引入执行祭献的婆罗门共有五个,他们是:巴托·那罗延纳(Bhatta Narayana)、达刹(Daksa)、威达迦尔巴(Vedagarbha)、旃陀罗(Chhandara)和斯里·哈沙(Sri Harsha)。

据阿底苏尔了解,他们是长着胡须,骑着公牛,系着皮革制作成的丝带,口中嚼着菱叶的人。然而,这种与正统婆罗门完全不同的装扮让他们受到了冷遇,结果是,他们下定决心返回卡瑙吉。可是,在没有让国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恢复他们



的声誉之前,他们不愿意返回卡瑙吉。于是他们将祭献的供品放置在国王宫廷旁的一棵干枯的大树上,奇迹发生了,树枝与树叶立即脱落。奇迹的发生让国王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立即表示欢迎他们的到来,并将其迎接入宫。五婆罗门之首是巴托·那罗延纳,他向国王提交了一部自己创作的戏剧《本尼·萨哈拉》(Beni Samhara),主题是俱卢族与般度族之间的战争。祭献结束后,五婆罗门带着丰厚的礼物返回卡瑙吉。但不幸的是,他们发现迟到的旅行让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种姓,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定居于孟加拉。

卡瑙吉婆罗门移居孟加拉的故事就这样进行着。不管故事的细节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对孟加拉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除此之外,这一事件的主要特点还在于:它让孟加拉的历史蒙上了传奇色彩,五婆罗门也成了孟加拉婆罗门文化的主要渊源,他们的后代构成了孟加拉新的种姓贵族,由此绵延生息,成为人们长谈不衰的话题。

通常的看法是,巴托·那罗延纳生有16个儿子,其中尼里·辛哈(Nri Sinha)或那奴(Nanu)——一个婆罗门僧侣就是塔库尔(Thakur,意为“神圣之人”“老爷”“先生”)家族的祖先,由于欧洲朋友的误读,塔库尔变成了泰戈尔(Tagore),并最终成了他们家族的姓。

为了澄清塔库尔如何向泰戈尔转变,我们的故事需要进行下去。12世纪末,孟加拉被来自西部的土耳其和阿富汗人侵占,后来又被德里的穆斯林君王作为一个行省统治。在外族穆斯林的武力胁迫之下,许多印度教教徒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据说有这么一位印度教教徒,他在自愿接受新的宗教后,又不失时机地讨得了一位穆斯林少女的芳心。这一“明智之举”不仅让他得到了心仪的少女,而且让他显赫一时,成了南方杰索尔市(Jessore)穆斯林总督的大臣,并重新取名皮尔·阿里·可汗(Pir Ali Khan)。此时,他春风得意,手下有两个最为信赖的幕僚:卡玛德夫(Kamadev)和贾亚德夫(Jayadev)。

一年一度的穆斯林封斋月到了。一天,卡玛德夫看到皮尔·阿里·可汗在闻一个柠檬,于是就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宗教认为,闻一下等于吃了半口。你的封斋等于被打破了。”大臣听了很不舒服,但他并没有说什么。他对这位印度教教徒讨厌到了极点,暗暗在心里记下了他的话。数天后,皮尔·阿里·可汗在自己的府邸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邀请幕僚连同这对印度教教徒兄弟前来欣赏音乐。他在音乐大厅旁边的房间里摆了一桌丰盛的牛肉佳肴,演出休息时,客人们闻到了四处飘溢的牛肉香味,他们开始躁动了起来。此时,皮尔·阿里·可汗出场了。他说:“按照你们的宗教规则,闻一下等于吃了半口。现在你们可都闻到了牛肉的味道,你们已经失去了你们的种姓了。”惶恐让他们掩鼻而逃,但它带来的耻辱却无法被抹除。因为按照印度教的规定,牛是神圣的动物。自此,他们的种姓纯洁性便丧失了,他们从